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一〇八回 七雲鵬使鞭鞭對鏢 徐世長動手手接鏢

且說于奢皆因被魯士杰栽了一個筋斗，他打算著要拿那人出氣，不料剛一過去，被人家用二指尖往肋下一點，他就摔倒在地，並且是心內明白，但是不能動轉。韓天錦說：「這小子，可真是豈有此理！你會什麼本事？來來，咱們兩個人較量。」那人說：「量你有多大能耐？」韓天錦過去，打算要揪他，不料也被人家用二指一點，也就摔倒在地。魯士杰說：「你這小子，因為什麼把我的兩個哥哥全都治倒？咱們兩個人較量較量。」那人一笑，說：「小輩，別看你能摔他們兩個筋斗，我要叫你往東倒，你要往西一倒，算我學藝不精。」這魯士杰更不行了，也就過來。那人說：「你有多大膂力，把腕子交給你，也拉我一個筋斗，方算可以。」魯士杰把他腕子一揪，往懷中用平生之力一帶，那人用左手，順著魯士杰的胳膊一摸，小爺就覺半身麻木，被那人用二指尖一點，小爺也就栽倒在地，不能動轉。外面瞧看之人，越聚越多，全都哈哈一笑說：「真是強中自有強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。那個精瘦小孩兒，會勝那兩個大身量的，這三個人，又不是那人的對手。」裡面，蔣爺剛才吃完了飯，叫他們撿傢伙算帳，忽見外邊進來之人說：「就是那邊飯座上的人，都被人家給戳死了。」艾虎就問：「那位大哥，你說什麼被人戳死了？」那人說道：「你們還不出去瞧瞧去哪，你們一同的人全死過去了。」艾虎一聽，往外就跑，後面跟著眾人出來一看，果然于奢、韓天錦、魯士杰三個人俱躺在地下，可睜著眼睛，不能轉動。蔣爺先就問那個人，你將我們三個人打倒，是什麼原故？那人答言說：「是我打的，如不服，就過來較量較量。」一班小弟正要上前爭論，話言未了，史雲過去，給那人一拳。那人又是照樣用二指尖一點，也就栽倒在地。蔣爺心中暗暗付度，此人這身功夫，受過明人指教，這叫閉穴法，俗話說叫點穴，曾聽見北俠說過這套功夫，以前白玉堂拿北俠，在妙蓮海庵遇尼姑，救湯孟蘭五個，就教北俠用指尖一點，五爺站在那裡如受了定身法的一般，工夫不大，北俠就給他解過來了。其餘就是神行無影谷雲飛會。其名叫□二支講關法，按□二個地支，子丑寅卯，無論夜晚白晝，總得知道天到什麼時辰，按人週身三百六□骨節，點在什麼穴道上，這一點無非就把人的穴道閉住，或躺或站，一絲兒也不能轉動，就是不容易學。蔣爺已明此理，知道他是點穴法。艾虎等不知此術，就要抽刀動手，展爺過來一攔，連蔣爺說著，四人才不動手。四爺說：「世間有句話：『理字無多重，三人抬不動。』你們烏合之眾都要亮刀，莫非殺人就白殺麼！有話說話，不要動粗魯哇。不用你們，全有我哪。」蔣爺過來，與那人說：「朋友，咱們遠年無冤，近日無仇，我們這三個人，要是得罪了尊公，我給磕頭賠禮，有什麼話，我們少刻再說，你先將他們放轉過來。」那人說：「使得。」就見他過去，用手一拍，韓天錦、于奢、魯士杰一翻身，坐將起來，說：「好小子，真有你的。」展爺把他們拉將過來。蔣爺知道這閉穴工夫一大，日後必要作病，故此先叫那人把閉穴法給解了。蔣爺又問道：「朋友貴姓？方才我們三個人，俱是渾人，難道你還看不出來麼？若有得罪尊公之處，我替他們賠禮。」那人微微一笑，說：「我姓沈，叫沈明杰，居住馬尾江，正西有道嶺，叫梅花嶺，在嶺正南，叫奇霞嶺，嶺下有個村子，叫避賢村。我家有七旬老母，因我老母終日用飯，非肉不飽，我故此每日上一趟三元絲，與我老母買肉。」蔣爺說：「古人云：人到七□古來稀，你能終朝走這麼一趟，不嫌絮煩，可見你的一點孝心。忠臣孝子，人人可敬。」沈明杰說：「尊公何必這般過獎。未曾領教，你老貴姓？」蔣爺說：「姓蔣名平字澤長，原籍金陵人。」明杰說：「莫不是人稱翻江鼠麼？」蔣爺說：「正是。」沈明杰說：「原來是蔣四兄台，請上受小弟一拜。」說畢行禮。蔣爺把他扶住，又見那人二□餘歲，口稱自己是蔣四兄台，連忙問道：「這位弟台，何以能知劣兄？」沈明杰說：「我提一個人，四老爺就知道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但不知是哪一位？」沈明杰說：「洪澤湖高家堰隱賢莊有一位姓苗的，那位老先生，你必然認識。」蔣爺說：「那是我的苗伯父。怎麼，弟台認識此人麼？」沈明杰說：「那是我的師傅。」蔣爺說：「這可真不是外人了。請弟台過來，我與你見見幾個朋友。」先見展南俠，然後大眾俱都一一相見。蔣爺說：「我們大家，裡面說話去罷。」沈明杰告訴過賣，看著這匹馬。伙計說：「你老只管放心，丟失不了。」

至裡面落座，蔣爺要請他飲酒。沈明杰說：「剛才吃過，正然要走，遇見他們三位比較膂力，我在旁邊失聲一笑，他們一罵我，我可實有得罪他們三位。」蔣爺說：「全是自己人，不是外人。請問沈賢弟，如今我苗伯父還在與不在？」明杰說：「已經故去三載有餘了。」蔣爺說：「原來他老人家歸西去了，可惜！可惜！」明杰問道：「如今我師兄苗正旺，四哥你可知曉他在哪里居住不知？」蔣爺說：「不知，正要與你打聽打聽。」沈明杰說：「這個——」自己一怔說：「『四哥，我要知道，怎麼與四哥打聽呢？』蔣爺說：『他們父子行事，實係古怪，幫著我拿住吳澤，救了我們公孫先生，顏大人要請他父子出來，與他們打折本奏明萬歲，候旨意下封官。至隱賢莊一找，他們父子已是形跡不見，由那時就隱遁了，至今不見下落。』原來沈明杰分明知道他的下落，特意反問蔣四爺，等到下文慢表。沈明杰說：『你們眾位意欲何往？』蔣爺就把開封府丟印，上朝天嶺找印的事說了一遍。沈明杰說：『眾位若奔朝天嶺，離我家中不遠，倘有用著小可之時，小弟情願效勞。我可不能在此久待，還得回去，預備我老母晚飯去哪。』沈爺把過賣叫過來說：『他們共算了多少飯帳，全是我給。』蔣爺說：『那可不能，你吃了多少錢應當我們給才是。』沈明杰說：『我的錢文已然會過了。』兩下讓了半天，仍是自己會自己的。蔣爺又細問了他的住處，沈爺又說一遍，告辭，出離飯鋪解馬匹乘跨回家去了。

蔣爺大眾也就起身，直奔朝天嶺。過了馬尾江，遠遠往朝天嶺走去，忽聽見號炮連聲。蔣爺說：「這是哪裡開兵打仗哪？」又見許多行路之人往回裡亂跑，眾人說：「你們別往那裡去了，朝天嶺反了，有開封府的護衛帶著民團與朝天嶺打仗呢。」蔣爺說：「正好，我們此去也是要打仗去。」眾人方得知曉。蔣爺等往前緊趕，看看臨近，就看見那邊旗幟招展，隊伍交雜，這邊民團拿包袱當旗幟。蔣爺一眼就看見徐三爺在那裡指手畫腳，與南俠說：「蓋總鎮說徐良一人過關，怎麼三哥也在這裡？」大眾直奔前來，見了徐三爺。韓天錦與于奢說：「咱們三弟在那裡與賊交手哪，我們過去，換替換替他去。」于奢說：「大小子你敢過去麼？」韓天錦說：「除非你不敢過去！」原來他們走路，自己全都帶著各人的傢伙，二人一說，撒腿往前就跑，直奔殺場。天錦說：「三弟閃開了。」徐良剛把那二人三節棍削折，忽聽後面于奢趕上前來。七家弟兄，兩條□三節鞭，嘩啞一抖，兩條怪蛇相仿，天錦迎著七雲離，于奢迎著七雲鵬，這□三節鞭，論兵器之內，最利害無比。逢硬就折彎，共□三節，全是鋼鐵打造。環子套環子，真得受過明人的指教，打的出去還得收的回來，或收鎖人家的兵器，或進人家的傢伙，拍砸摟掃，皆是招數，單刀、雙刀、寶劍、雙鋼、單鞭，遇□三節准輸。最怕的是鏢、三節棍、鎖子棍、狐狸鞭，只這幾宗兵器可贏□三節鞭，還得是大行家。如今七雲鵬，見于奢這柄雁翅鏢，又帶于奢晃蕩蕩，一丈開外的身量，心中就有些懼敵。使了個泰山壓頂，砸將下去，于奢並不橫鏢招架，往後一撤步，□三節鞭打空，將往懷中一抽。于奢用鏢往下一拍，只聽呱當一聲響亮，鏢的雁翅把□三節鞭掛住，盡力往懷中一帶。雲鵬嚇了一跳，也是盡力往懷中一帶。于義趕奔前來，颯的就是一鏢，七雲鵬一歪身軀剛剛躲過，于義擰槍就紮，此時□三節鞭和鏢便也就兩下分開，然後奔于義，七雲鵬用掃堂鞭一掃，于義跳過，復又打將下來。雁翅鏢又到，金永福、金永祿看見七家弟兄要吃苦，這二人就躡下來。他們兩個本是飛賊，不會使長傢伙，每人一口單刀，趕奔殺場。此時韓天錦吃的苦卻不小，皆因七雲離蓋頂摟頭，往下一砸，韓天錦用鐵棍，使了一個橫上鐵門拴的架勢，不料那□三節鞭，逢硬就折彎，就聽「嘩啞」一聲，把那幾節正碰在韓天錦脊背之上。天錦叫喊說：「哎呀，小子真打麼？」七雲離也不言語，照樣兒嘩啞又打了一下。可倒好，七雲離也不改招數，韓天錦也不換架勢，鞭一打，棍一擋，韓天錦就得挨一鞭，整整受了□餘下，疼痛難忍。徐良看不過，復又躡將上去，說：「二哥你躲開罷。」韓天錦方才下來。七雲離不知徐良的利害，也是照樣往下一打，徐良刀往上一迎，「嗆啞」一聲，把鞭削去兩節，照樣又一打，又削去兩節。七雲離無奈撒腿敗陣。徐良哪裡肯捨，七雲離跑不甚遠，回首就是一鏢。徐良「哎喲」一聲，撲咚栽倒。要問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